

在民族团结进步中成长

◎草原往事

1949年,我11岁。2019年,81岁,回顾这些年,感慨万千。

1938年,我出生在翁牛特旗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等我懂事以后才知道,营子里有些人家有很多马牛羊,可是我们家穷得叮当响,地无一垅,畜无一头,只有两间破土屋和一条小白狗。

父亲给富人扛活,哥哥给富人放牛,母亲料理家务,我和弟妹在家玩耍。全家六口人,吃糠咽菜半年粮,吃了上顿没下顿,日

子过得苦不堪言。但是我们心情不那么坏,有说有笑,有时母亲还给我们唱蒙古长调。更有趣的是,和父亲一起给富人扛活的名叫高老大、高老二的哥俩,三十多岁,同我父亲称兄道弟,农闲时他们还经常摔跤。经常逗乐我们小孩,还教我们说汉语,我的不少汉语就是和他们学的。

1950年春天,我到翁牛特旗在旧王府建立的第一所蒙汉合校上学。我当时学习较好,老师们都喜欢我,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成为蒙汉兼通人才。

1952年,我和十几个同学考入赤峰蒙古族中学初师班。1955年,我们毕业了。1958年,我担任班主任的四十多名学生,90%以上考入了初中。旗教育局陈局长认为我这个“孩子王”当得不错,就把我调到旗教研组当教研员。我是该旗第一个蒙古族教研员。我教过学生,但没搞过教研,需要一切从头学起。教研组共5个人,组长老腾是汉族,还有一个视导员是蒙古族。他们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老师。他们耐心教我,我虚心向他们学习。

我虽然能完成工作任务,但深深感到自己知识贫乏。文化素质并不高,不适应繁重的教研工作需要。于是,我一方面博览群书,反复阅读,并做笔记,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我于1961年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函授大学,除蒙古语文外,用汉文学习了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作品选读、写作等课程,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旗里领导看我蒙汉兼通,1963年秋天把我调到旗政府当秘书。1964年秋天我被选为《内蒙古日报》

优秀通讯员。之后,被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工作,被分配到蒙编经济部。

来报社第一次下乡采访是1965年3月初,是汉编老编辑武斌同志领我到达茂旗白音敖包生产队采访的。他教我问什么,怎么问。我当翻译,他做记录。我们各自为蒙汉文报头版上开辟的“贫下中农来信”专栏写了一份稿件,反映抗灾保畜情况,不久就见报了。这是我来报社后写的第一篇采访稿,感到很欣慰。

我1998年退休。从2001至2014年我被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聘请为新闻阅评员,阅评全区蒙汉文报刊。13年来,我用汉文撰写了300余篇阅评报告,20多万字,刊载于宣传部内部刊物《新闻出版通信》上,有的还被中宣部《内部通讯》转载。

从七十余年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深深感觉到,我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党报编辑,一路走来很是欣慰。我是在民族团结进步中成长的。前年我在网上建立了“民族团结”群,有120余名微友,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文/元丹

诗画里的秋色

“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霞。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李白的《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描写了江南秋天的景色,诗人寄情山水,壮景抒怀,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苦闷彷徨的孤独情感。明代画家蓝瑛的《秋色梧桐图》借其诗意,描绘了秋色节令,画中乾隆皇帝的题诗为此画增添了流传千古的一段文坛佳话。

《诗经·大雅·卷阿》有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民间有“栽桐引凤”之说,梧桐树作为一种吉祥树在古代被广泛地植于皇家官苑。立秋后,梧桐树是最先落叶的树种,古人又常常把梧桐作为报秋的信使。古代的文人却把风吹落叶、雨打梧桐作为伤秋寂寞的象征,南唐李煜的《相见欢》中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诗句。宋朝时的立秋日,宫内把栽在盆里的梧桐树移入殿内,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高声奏道:“秋来了。”随之,梧桐树应声落叶两三片,此乃报秋。宋代刘翰有《立秋》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现代诗人左河水也有《立秋》云:“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

蓝瑛(1585~1664),字田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浙派后期代表画家之一。工书善画,长于山水、花鸟、梅竹,晚年笔力更加苍劲,师画家沈周,临摹唐、宋、元诸家。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70岁的蓝瑛所绘《秋色梧桐图》题识云:“甲午销夏龙泓,时同涛庵老社长兄清言河朔之饮旬余。晓凉过雨,遂拟赵松雪秋色老梧桐画以志,并乞教云。蓝瑛。”赵松雪即元代画家赵孟頫的别名,他曾根据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诗意,创作了



一幅《秋色老梧桐图》。蓝瑛的《秋色梧桐图》乃模拟而成。蓝瑛的画没有选取挺拔参天的梧桐树,而是选取雨后梧桐枝头横斜下垂之势,集中描绘梧桐树的枝叶,突出表现秋天的特征。画中的梧桐枝叶,饱含水墨,浓淡适宜,层次分明,疏密有致,已呈现红褐色的桐叶之上挂满了桐果;一只黑头蜡嘴鸟栖息在枝上,目视前方,气定神闲,素雅可人;上面的一条枯枝横空而出,状如鹿角,劲健有力,虬曲刚劲;几枝丹枫挺俏劲道,穿插其间,参差错落,搭配巧妙,更增添了秋天的意味。笔墨苍劲雄奇,灵动而不轻飘,作品整体显得粗中有细,豪放中又透露出江南画师独有的细腻。

画中乾隆皇帝的题款诗:“法传赵荣禄,神是李青莲。更忆梅花石,曾逢德寿边。己卯秋日御题。”

赵荣禄是赵孟頫的别名,李白号青莲居士。此诗不仅高度评价了这幅画神形兼备,更重要的是还讲述了一段文坛佳话,增添了画作的人文蕴含。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来到杭州。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帝听说日南宋德寿宫内有深受宋高宗喜爱的芙蓉石和古苔梅,兴致勃勃地来到旧址寻古探幽,没想到却是一片茅草丛生、狐兔出没的荒野废墟。在一堆残垣断壁中找到了芙蓉石和古苔梅,上面青苔累累,残破不全。当随从们冲洗干净后,乾隆帝意外地看到了石碑上刻有蓝瑛与好友孙秋合作的《梅石图》,他喜出望外并赋诗一首:“傍峰不见旧梅英,石道无情迹怆情。此日荒凉德寿月,只余碑版照蓝瑛。”乾隆帝令人将芙蓉石和梅石碑一并带回北京,置于圆明园中,另命人摹刻石碑留存在杭州旧址。返京后,乾隆帝为这次的意外发现欣喜不已,又赋诗曰:“临安半壁苟支撑,遗迹披寻感慨生。梅石尚能传德寿,苔华又见说蓝瑛。”

文/郑学富

◎文学速读

丈量时光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发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阳光明亮,影子像一只神奇的小狗,追着你跑。有段时间,我特别想用尺子量一下,早晨的影子有多长,中午的影子有多短。影子每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告诉我时光是如何从清晨走到日暮的。

上小学时,村里最老的一棵树被伐倒了。男女老少都来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很多人在数年轮。那一圈圈的年轮,并不是很规则,宽窄窄窄,很随意的样子;粗糙的纹路上,有斑驳的印记。细密的年轮,像巨大而神秘的符号,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其中的奥秘。有人说,年轮稀疏代表那些年份雨水多,年轮密集代表那些年份干旱。我觉得很神奇,难道时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在案了?风雨沧桑都留在了年轮里,连同时光缝隙里的故事,也都隐约在老树每一个细纹里面。年轮忠实而虔诚,彰显着对时光的赤诚和敬畏,也帮人们丈量时光。

你认真观察过一件古董吗?那些穿越了千年时光,依旧保存完好的古代器物,真的是会说话的历史,它们能够把时光的痕迹记录到每个细节中。古董特有的色彩和温厚的光泽,诉说着它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诉说着岁月流逝中点点滴滴的过往;它们丈量着人们抵达遥远年代的距离,也丈量着悠远而漫长的时光。一件古董,静默在角落里,流转在时光里,给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沧桑感和悲怆感——多少人和事都已湮灭,只有器物在千年万载的时光里留下不灭的踪迹。流光转眼一飞梭,能够留下来丈量时光的,也不过是有限的一些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时光无言,时光无声,一鳞半爪的痕迹,便是时光的脚步。

人有一种丈量时光的本能意愿。我们总想在时光里留下些什么,所以千方百计去丈量时光的长度,以便在长长短短的时光里书写属于自己的叙事诗。古人发明了沙漏来丈量时光,发明者必定是细腻深刻之人,能够真切表达时光流逝的感受。你看那缓缓漏掉的细沙,分明就是光阴流逝、无可挽回的状态。后来又出现了钟表,可以更清晰准确地丈量时光了。一天有多长,那么清楚无误,每一秒的“滴答”声,就是在放大的时光游走的声音。

丈量时光,让我们更冷静理智地审视生命。生命的每个阶段,我们对时光的感受是不同的。少年时,我们总盼着长大,那时候觉得时光好慢;长大后,却觉得,一年的时光简直就是转眼之间,一辈子的时光也不过是瞬息而过。“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真的是这样啊,一生一世,不过是一朝一暮。我们成年人害怕老去,所以总嫌时光流逝太快。而孩子总嫌时光太慢,因为他们手里有大把的时光。史铁生文中写过:“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着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时光的流逝,对我们来说都有最真切体验。

很多事物,都在帮我们丈量时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背一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就是在丈量光阴啊!当时并未完全领会其中含义,多年后重新回味,才发现这句最简单的话,才是对光阴最好的解读。

文/马亚伟